

國朝文錄續編

叢桂堂文錄引

叢桂堂文集彭澤劉東橋先生著先生博學引言身草隄
壬子科江西省鄉試第一闈墨初出老生頗不以爲然以爲
破壞元局然先生實才士首藝以氣舉書未甚謹嚴孟藝
則醞釀深醇萬非時手所能及矣古文存稿不多而篇篇
皆無俗韻蓋先生計偕後留京頗久自謂學詩于翁覃溪
學文于趙鹿泉而館紀大宗伯家數年所作亦嘗就正故
文章高雅浩瀚中悉歸典則非無才力者所能亦非徒逞
才力者所能也九江居江西下流山峙匡廬水潄彭蠡其
雄濶實冠東南而文章之士不少概見 國初惟文德翼

司李文見省志者絕佳而文集不可得讀近代周編修厚
棘負重望集亦未經板行惟先生文二卷丁酉予館洪都
其子開元介予友劉香亭以草本送閱予摘錄一卷而弁
論之如此

叢桂堂文錄

彭澤劉東橋徽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汝漢淮泗注江解

案禹貢惟漢水入江而汝泗則入淮淮則獨自入海皆不入江孟子總言注之江何也如李昌之之南來錄胡應麟之僅據鳳陽志任釣臺之妄援山海經此其率意牽合無當於當日情勢固已而於是爲孟子回護者皆以誤之一字了之金履祥曰當是排淮江而注之海決汝泗注之淮決漢而注之江朱子語類云大綱是如此說又云但以其字數足以對偶而云止是行文之失無害義理不必曲爲

之說輯語云孟子行文取大段不屑作艷道元條辨云水道偶誤亦無礙以上下文義理不重在此是數說者雖未明言孟子之非非皆以孟子之說爲誤乎予竊以爲孟子非誤也孟子鄒人也去汝淮泗甚近又往來列國車馬屢經此禹功所在必無足跡未經之理且生秦火以前尙書猶在又必無未經考究之理攷之於書徵之於目以爲不知而誤固非以爲知而猶誤更非然則孟子何以皆云注江也纂語云春秋哀公九年秋吳城荆溝通江淮則汝泗淮皆入江孟子生哀公後想記者就當時水道誌之故與禹貢不合耳此說似爲有見但據史記云孟子退而與萬

章之徒作孟子七篇則孟子一書乃其手定卽令萬章之徒共爲纂脩亦必受自孟子口講書旣成孟子亦斷無不寓目之理萬章之徒代其師記載禹功必無但據當時幾經開鑿之水道爲言致與禹貢乖舛錯亂之理然則孟子何以云注之江也夫讀古人之書當思其所作之在何時言之爲何事禹貢一篇敘成功之書也孟子所言乃禹方用功之時也當是時山陵且懷襄東南平夷之地浩瀚無涯復何界限惟江爲最大其地較低禹當用功時但見水歸于較低之處遂排之決之使入之耳此時漢入江汝淮泗亦入江然未嘗有汝漢淮泗之名也至功旣成矣高下

攸分禹乃王名山川何者曰江何者曰汝曰淮曰泗且何者入江何者不入江乃始脈絡分明耳若使淮泗汝漢當時已顯分入江不入江之界是水由其道矣又何事禹之排決爲哉孟子又不云乎禹掘地而注諸海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江淮河漢乃自水由地中行後指點言之至未掘以前水行地上雖有江漢之地究不分江淮河漢之界孟子所稱蓋以此也是故禹貢一書其篇終有之曰禹錫元圭告厥成功此作於成功以後之証也孟子此篇稱八年於外三過其門不入此言用功之時也聖賢言語千古混茫諸儒集訟迄無成見特據蠡管與識者共參焉

注江說向來懸閭潛邱近則錢竹汀宮詹解最爲精鑿
此辨能獨闢己見傳于古人實事求是之義固知涵泳
白文之爲得也

以孟子與禹貢分別言之的當不刊可以解前人之結
矣

禹貢彭蠡非鄱湖辨

禹貢言彭蠡者二導漾曰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導江曰東池北會於滙東爲中江入於海說者多以鄱陽湖當之朱子辨之甚詳而卒取鄭樵之說謂東匯澤以下十三字爲衍文夫解經不得而刪經可乎蔡氏傳亦辨其非欲以巢湖當之而又謂其不應記小而遺大卒謂禹未親至而苗頑不工臣工未敢深入仍宗朱鄭之說此亦窮無復之而遷就臆度之辭耳究之彭蠡鄱湖終難強合如先儒之所辨論者旣明且悉茲不具述竊以管見窺之天洪水滔天天下沉濫言南條卽當就南條大勢觀之拘

拘焉就一隅之地一杯之水以求所謂澤泥矣且當就當日之南條大勢觀之拘拘焉就今日之水以求所謂澤更無怪其牽扯傅會而不可通也且今日之大勢亦可驗矣嘗攷漢水入江以後入揚州界至蕪湖等處千餘里兩岸山阜相去數十里至數百里不等其間無數洲渚一望平洋杳然無際每春夏水漲波浪稽天桑麻廬舍俱在水鄉舟子鼓楫揚帆多在木末想當時懷山襄陵又豈止如今日水漲之時哉且洲渚之地一經濁漲輒淤積尺餘不等想在當時未經淤積之先地勢之窪下積水成澤又不知當何如矣以此爲彭蠡則漾水入江恰匯而爲澤也岷江

之水恰東迤而北會于滙也驗之經文直截明白昭合口
然此與南條之水一大都會可以滙江漢之衝而無疑矣
如以鄱湖當之則導漾當云南滙不應言東滙導江當言
東迤南滙不當言北會況鄱湖收數州之水遠派長今
湖口之地雨水並流清濁攸分無論其不藉江漢之水以
成滙且江水亦豈能排闥而逆入也哉至北江中江之說
以經文與今日形勢揆之尙有可指今洲渚極北與興國
黃梅潛山太湖望江高阜相接之處有水一道自武歇分
江流而下至蘆江古水溝南入江流五六百里濶處亦四
五里不等但其武歇分流之處不知何時築壩堵塞以防

運漏關稅故水緩易淤比今大江較爲淺狹愚嘗在望江
一帶問之土人相傳古固一大江也爲糧鹽大艘木筏往
來之區今水漲浮壩猶多船牌由此逗漏者以無郡縣要
處故各不著耳此或北江之故道也其中江則禹時必有
當中直下在此水之南今大江之水另爲一道以居中而
流者而今之大江湖口合流之處則爲南江此則三江相
去各二三十里非若九江播爲十七道潯陽之地不能容
也其後北江淤積中江亦南徙而合流於湖口之南江於
是中江之故道亦失則是以觀則自入揚州界以下卽是
東淮之彭蠡卽是東迤之淮而中江北江卽在彭蠡與淮

之內東流入海是則以窪下廣濶言之則曰澤以水之總會言之則曰滙以涸時水由地中分流者言之則曰中江北江以彭蠡証中江北江卽可以中江北江証彭蠡而言彭蠡者乃沾沾於今日之大江求之求之東北不得卽以西當之求之順流者不得卽以逆流者當之此何異刻舟求劍坐井觀天至於糾謬轉聽歷千百年聚訟而不得定哉愚嘗攷之他書其証有二蓋鄱陽湖有東西二源其一自西南來合袁臨吉贛筠洪數州之水自吳城以下至大石山八十里爲大澤曰湖漢漢書地理志豫章縣十八而註載水入湖漢者八餘汗餘水自鄢陽入艾之脩水東北

入新淦淦水西入南城盱水至南昌入建城濁水至南昌
入宜春南水至新淦入南壑彭水亦入鄱陽鄱水雖屬東
源注亦云西入湖漢其餘注所未載之南昌歷陵今德安

海昏

今昌邑

雩都鄆陽等縣或爲諸水所經或其源流至

今可觀天抵個漑於湖漢此一源也其一出三天子都是

曰虛江山海經水經皆言之又汪循率山記漸江

卽浙江

出三天子都在率東廬江出三天子都入彭蠡今維率山
之水山陰山陽一東一西而流入於海者與古脰合嘗遊
率山見巨石上鐫三天子都字筆畫尙摩索可認云云按
率卽歙今率山在歙州南後漢郡國志會稽郡浙江注云

江出歙縣玉山前漢地理志丹陽郡黟縣註亦云浙水出
南蠻夷中黟卽黟黟歙接壤也知山陰東流者爲浙江
則知山陽西流者爲廬江矣自是合徽饒數州之水經都
昌會今之東鄱湖西出小石山與湖漢合漢書地理志鄱
陽注云鄱水西入湖漢是也此又一源也二源旣合於是
大石山靖江王廟前爲左蠡過大石山東北流爲揚瀾至
南康府南爲宮亭過大孤而入江矣此湖口以內之大概
也二水各有主名其不得以之當彭蠡也其證一鄱湖口
以內世統以鄱湖名之亦未考鄱陽之義耳按地理今釋
鄱陽湖者以中有鄱陽山而名夏允彝亦云云夫水以北

爲陽山以南爲陽山旣在湖中則湖以鄱陽名者定在山之南矣或曰山名鄱湖在其陽故名鄱陽此湖以山名也抑鄱水之名見於漢書路史國名紀番鄱也今饒之鄱陽漢之番有番江則山在其陽因名鄱陽山後并名其湖曰鄱陽湖亦未可知此山以水名也要之不離今東鄱湖者近是至山陰自吳城以下至渚溪一帶之水名爲湖漢原不得概名鄱陽湖但二水相連勢復相並遂俱以鄱湖名之而俗又以山陽鄱水本處曰東鄱湖山陰湖漢之水曰西鄱湖以別之顧名思義知鄱湖之爲鄱湖則不得以爲東滙之彭蠡也其証二鄱湖旣不得爲彭蠡而彭蠡之在

一帶洲渚其証又有六尙書彭蠡既豬疏彭蠡是江漢合處據此則自漢水入江以下俱爲彭蠡正與禹貢南入東滙之文相合若湖口在漢陽以下七百里何得云江漢合處一也韓詩外傳云有苗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由此險也吳越亦云三苗左洞庭而右彭蠡蔡傳三苗在江南荆揚之間地理今釋三苗今湖廣武昌岳州江西九江地蔡傳今岳州楚之巴陵漢之下雋洞庭正在其西北按三苗在江以南北向自當以西北爲左東南爲右荆揚相接正其東南故曰右彭蠡也與鄱湖何涉或曰今九江府旣三苗地鄱湖正相近然此特

其下流邊境耳其巢穴以洞庭爲左實在今岳州背負江西上游並不藉鄱湖爲險據此則岳州下入揚州界之蕪州廣濟黃梅等處一帶洲渚皆古彭蠡二也水經注劉歆云湖漢等九水入彭蠡故曰九江夫湖漢卽與廬江相合者其以湖漢九水爲九江雖與潯陽九江洞庭九江各存一說要其所云入者正在今湖口則湖口以下一帶洲渚皆古彭蠡三也史記武帝本紀元封五年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灑之天柱山浮江自潯陽出樅陽過彭蠡北至瑯琊按江陵漢屬南郡卽今湖廣荊州府潯屬廬江郡卽今灑山縣潯陽以蕪之潯水得名亦屬廬江郡注云九

江在南若今之九江府江在其北乃其後由蕪移治於此而并襲潯陽之名非漢之潯陽也樅陽卽今桐城縣瑯琊郡有瑯琊縣卽今滁州武帝由江陵而滯而潯陽而樅陽此隨流而下其道自順若既至樅陽何由逆行二百餘里過鄱湖之彭蠡而始至瑯琊耶可知此所謂彭蠡者應在樅陽以下而北至瑯琊必由之道也據此則今安慶以下皆古彭蠡四也地理志丹陽郡宛陵縣注云彭澤聚在西南清水西北至蕪湖入江是蕪湖以內尙有彭澤之名安知洪水時蕪湖以上一帶平洋之地不與上江一帶洲渚水勢相連皆古彭蠡耶其証五廬藩廬江四辨云地理志

浙江出黟縣南今率山在歙州南連延而西曰浙嶺浙水
出其陰又西走彭澤凡三百里并水出山陽者皆西流而
滙於彭澤夫出山陽者廬江也其西流滙於鄱湖之彭蠡
固也若浙江入江在鎮江口而亦云西走彭澤豈逆行千
里而與鄱湖相滙耶觀其云西走三百里與水出山陽者
滙於彭澤是鎮江儀徵一帶皆古彭蠡六也夫一澤耳而
蔓延至千六七百里不疑於勢之夸而說之誕乎然觀禹
貢入江下卽繼之東滙至東陵下卽繼之以東迤可知彭
蠡之首去荊州界不遠東滙下云東爲北江入于海東迤
下云東爲中江入于海北江中江前旣論之矣且安知洪

水時不皆爲彭蠡巨浸幾經疏決成此二江功成作書乃始分別記之耶若是則彭蠡之委其去海必不遠以此証前六說者似不爲誕而夸矣且蔡氏欲以巢湖當之亦與蕪湖相近但以記小遺大疑之非疑其勢之夸而不相屬也然則以徑一千餘里周不下三千餘里之地視鄱湖僻處一郡之中局蹟四山之內又倚斜分合濶狹不一周圍不過三四百里直一杯水耳其大小又何如也又豈應舍大而記小也哉或曰此千餘里水道支派無數與洲渚高下攸分豈得皆名爲彭蠡不知澤也者水漲則爲魚鼈之鄉水涸則爲平蕪之地如董澤之蒲雲夢之萑葦財用於

是乎出此伯益掌火得而焚之則澤固不必常有水也如
必常有水則鄱湖冬春亦止水道一綫豈獨可以當彭蠡
耶蓋東匯東迤追敘汎濫之時至總敘成功則曰彭蠡既
豬職方揚州但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而數澤曰具區不
言彭蠡以其在既豬以後也豈得以今日之高下攸分而
疑之耶邇自甲申以來南方多大水此千餘里俱爲澤國
其與洪水汎濫時何以異哉或曰此不但洲渚與水高下
攸分也其間山阜亦多有之豈得名爲彭蠡澤耶不知山
水所值參差不齊山之所盤水或抱之水之所衝山或阻
之豈必一徃直瀉千餘里曠蕩無涯而後可名爲澤哉且

卽以鄱湖論之。中既有鄱陽山矣。而橫石插不知凡幾。獨可以當彭蠡耶。又嘗以方向証之。江水大率東流。故俗稱對岸。皆曰江北。其實湖口上下水皆北流。小折處或東北流。至安徽池州東流。縣江始東折。東流。縣蓋以此名也。水北流則對岸爲西。水東北流則對岸爲西北。水東流則對岸爲北。嘗攷漢書豫章郡彭澤縣。註云。禹貢彭蠡澤。在西。後漢書郡國志彭澤縣。下亦云。彭蠡在西。又水經注云。廬江出三天子都。北過彭澤縣。西皆其証也。蓋漢以來彭澤縣治在今彭澤湖口之間。五柳鄉自湖口至東流縣二百餘里。皆其地也。合之湖口以下一帶洲渚正在其西。使

鄱湖爲彭蠡水經當云過彭蠡不然過禹貢有名之處畧而不書而記一區區之彭澤縣乎是知其記彭澤縣者正所以記彭蠡澤也至東流縣以下江折而東一路洲渚或在西北或在正北而東流縣古亦彭澤縣地故蘇軾云彭蠡澤在彭澤西北又水經彭蠡在彭澤縣北若鄱湖在彭澤之南卽可混爲西斷不可混爲西北至易而爲北則倒置矣蘇子水經豈妄言哉此又可証也善乎蘇子言彭蠡在彭澤縣西北而卽云南之北北之南其得古今南北之大勢乎世之說者考禹貢之大山川而不觀南北之大形勢泥今日之大形勢而不想當日之真情形而又不能攷

之諸書細意委曲以求其脗合自然之勢遂至穿鑿附會而不可通甚者刪改經文以合己意豈不謬哉予謹遵經文遍採衆說竊據鄙意以編輯之說似于創且意極反覆辭多冗雜識者其共正之

以彭蠡爲非今之鄱陽湖致確但謂自漢水入江以至近海處皆爲彭蠡則太滂蕩矣萬載李厚岡先生彭蠡考以自漢陽以下至九江兩岸滂蕩爲彭蠡鄱陽湖特其大者較此似爲可從至于東江北江前人之說久定而此顧以武畝爲北江而又鑿空生一中江實爲臆說然前人之說不可從則此辨亦可自爲一說以待後人

五秉解

案冉子與粟五秉朱子以秉爲十六斛斛卽石是以五秉當八十石矣竊嘗考諸書說秉多寡各殊聘禮四秉曰筥又云筥五斗則秉一斗二升半耳五秉爲六斗二升半說文秬字註引周禮二百四十斤爲秉秬字註秬百二十斤稍一秬爲粟二十升據此則稍一秉爲粟四斗五秉僅二石耳徐氏韻譜云二石爲秉則五秉爲十石此數之少者也若其多者如張揖博雅合十爲升升四爲椀椀四爲區區四爲釜釜十爲鍾鍾十爲甌甌十爲秉則秉爲六百四十石矣朱子乃以秉爲十六斛蓋據爾雅缶二謂之鍾鍾

二謂之秉秉十六斛之文不知鍾之數諸說亦殊淮南子
斐畧篇注云鍾十斛則二鍾爲秉五秉當百石又左氏襄
二十九年昭二十三年注鍾六斛四斗則鍾二曰秉乃十
二斛八斗五秉當六十四石朱子乃獨據小爾雅豈以其
出於漢孔鮒其書爲最古耶然張揖許慎獨非漢人乎毋
亦就百石六十四石而取其中焉耳竊意聖人用財以義
爲準賢者處事亦必不大謬於聖人夫子與不過六斗四
升益不過一石六斗必有義不必多者求卽厚於友誼稍
爲增益以遂私情可也何遽與以八十石而數十倍於夫
子有似於形天子之吝者乎況齊魯接壤朝發夕至非有

道里之殷遙也爲夫子使不過朋友往來之常非若卿大夫聘問會盟動經歲月也中人之家率十口以上以人三鬴約之月食二十石不足以人四鬴約之月食二十石有零亦卽貧不自給何至驅車甫出卽與以三四月之糧哉且請爲其母原不敢計及家人之詞揆之情理斷無遽與八十石與夫子懸殊若此之理然則此數說者當何從揆之情理似當以說文稻一秉粟四斗五秉粟二石爲是然說文所謂斤者應是兼糶種秭而言與本經釜庾以量言者非一例記者或不如是之雜然則五秉之數端以徐氏韻譜爲正秉二石五秉十石較之釜庾不甚相遠或疑與

總富意不合然於釜十四倍有餘於庾亦六倍有餘天子以爲繼富也亦宜

援据博瞻文體亦潔潔罕放言中有論名實一則此爲近之

核極可以採入集註

笙詩

笙詩之有其辭而亡之其說古矣朱子泥於毛公有其義而無其辭爲有無之無遂謂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以爲本無其辭之證諸儒率不以爲然郝氏敬因引儀禮之奏騶虞狸首國語之奏肆夏瓊瓗周禮之奏九夏以明有詞者亦曰奏而并推其義於吹豳管象旁引曲喻幾無遺義然愚竊謂諸經聚訟與其取彼說而破之不如據經文而伸之與其取他經而旁証之不若據本事而直刺之六月之序二十二篇各就詩文揭其大旨詞意燦然明白如謂此六詩者本無其辭是徒以有聲之空調如後世工尺

上四之類雜其間也則序所謂廉恥陰陽萬物之語於此
六詩者理從何出義於何屬序者果徒就白華黍稷等字
義穿鑿作解耶夫黃華常棣一閒草木耳於君臣兄弟何
涉倘抹其數章之辭能鑿空而知其言君臣乎能鑿空而
知其言兄弟乎伐木之言朋友秋社之言師衆魚麗之言
法度莫不皆然則序笙詩者非鑿空爲之也明矣非鑿
空爲之而笙詩之斷非本無其辭愈明矣抑其顯然明白
可爲鐵証者猶不在此南陔白華華黍笙入之三也由庚
崇邱由儀間歌之三也至合樂三終堂上歌者關雎葛覃
卷耳堂下笙者則召南之鵲巢采芣采蘋也今鵲巢三詩

其辭具在以此例之白華六詩本有辭乎本無辭乎豈均
爲笙詩合樂三終有辭而笙入間歌六詩獨無辭乎則就
笙詩以證笙詩卽超紫陽於今日將何以解之而諸儒辨
論皆不及此何也且此笙歌合奏而亦云樂則曰奏曰樂
曰笙而卽謂之無辭也其說亦非矣然則孔穎達蘇子瞻
謂夫子反魯雅頌得所時其辭具在憲戰國及秦而亡之
此爲定論愚故謂書有逸書古序僅存其目詩有逸詩諸
書多雜見其文南陔白華六篇謂之逸詩也可而鵲巢采
蘋三詩雖有辭卽謂之笙詩亦可

快辨卽在目前

竹谿令宗雲峯傳代張四香

先生姓宗氏名超海字駿菴雲峯其別號也世爲江西贛縣人居大由鄉之上村先世多隱德亦無顯仕祖有選娶聶氏生孔書字玉衡娶氏先生之父也爲邑高才生詩書之澤實啟焉兩世皆以先生貴贈如其官先生生而穎異束髮時口誦千餘言十三歲能爲韻語事八股業十九歲補博士弟子學使者試輒高等庚辰舉於鄉越辛丑以大挑二等借補廣昌訓導至乙卯謁選京師授竹谿令先生性孝慈遭兩喪如骨立兄弟八人先生行六餘皆相繼歿撫諸姪猶子有弟婦寡迎食廣昌學署中先生之選竹

谿也時教匪蠢動蔓延於秦蜀豫楚之間官其地者輒旁
午不暇人力爲先生危之先生曰古人有言不遇盤根錯
節何足以別利器卽日東裝就道到官之日卽預爲防範
不動聲色閱幾月爲嘉慶元年之二月二十四日而竹山
被陷矣竹山與谿接壤勢甚危先生卽徧諭各鄉村速集
義勇堵要隘以遏之而又思得大兵之救也而又憂本省
之道梗也於是破衆議而求援於陝撫秦大中丞而身率
子弟家人輩日夜守禦爲義勇士卒先使勿入谿境越二
日而黃沙河蜡蛤河紀家山十餘處皆谿險也揭竿者蜂
起矣谿民挈妻子老幼沟沟思避去先生以忠義激發之

且日陝師且夕至無憂避者且以軍法治於尋境內肅然
各懷敵愾心越明日而葛藤口白沙河十餘處又蜂集矣
先生益募兵守禦急馳書丐趙都閫促陝師又二日而東
南山有炬聚矣先生登城望見之命急發鎗鉤懾之乃去
又明日城中獲諜者多人俱藏引火具訊之將爲賊內應
也梟之不數刻賊果屯聚水坪山上矣水坪距縣近民益
急適文總戎以兵至先生身率之擊賊賊走蜡峪河復追
之殺數百人焚其巢氛於是息民亦知賊之莫予毒也勇
益倍捕其鼠竄者得紀家山賊目陳宗周兄弟及毛學金
丁常等又擒獍羊角山賊目羅暹皆斬之餘賊死者三百

餘人總戎遂移營於水坪山谿邑以是獲全然而竹山之賊猶熾也明月十一日將軍恒以兵二千人與總戎文鎮憲皂分路勦之時谿士民懇留搜南山賊先生曰竹山房保其危急稍緩則無及矣谿匪殘喘死灰易易耳十五日大兵往竹山分三路明日拔之而谿邑諸匪惟破風峪頭目金玉華素悍勇與羊角諸匪合先生率鄉勇追擊之於黃柏溪殲焉由是竹山亦平賊有由雞心嶺西溝直抵洞賓口屯聚者四五百人欲搗房縣保康謀闖令士民夾堵截殺之又連日擊於礮器山等處而房保康亦無恙竹谿爲蜀秦楚三省華離之地無城郭無重兵承平百餘年民

不見干戈久矣一旦變起倉卒間數日內賊烽四五起百姓挈父母妻子逃死不暇蓋甚靡然騷動矣卒之匝一月間四境肅清民安堵如故而竹山房縣保康亦藉之蕩滌無蹂躪憂此固我

皇上天威主將籌畫所致然非守土如先生亦不足以辦此先生有自記軍中紀畧一編所載權宜請兵餉及捐廉俸犒大兵給難民糧又設粥廠諸事甚詳茲不盡述先生之居官也自奉極儉約常苦貧猝遇兵差倚質供給心晏如也公餘展卷不輟暇或作詩古文字以自娛蓋其性然也以嘉慶四年卒於竹谿官署享年六十有九卒後四年

奉 旨宗祀名宦祠元配劉氏先卒於廣昌縣學署繼配
高氏皆 勅贈孺人男四人長登軾邑庠生以軍功蔭卹
入監候選縣丞娶溫氏次登輅太學生娶陳氏三登輓以
軍功 賞八品職銜娶李氏次登輅太學生先卒於竹谿
官署妻余氏俱劉孺人出孫男五人長魁棟妻張氏次魁
梁妻林氏次魁材妻石氏俱輅出次魁桂軾出次魁梅輅
出俱幼孫女四人

論曰士君子一行作吏守此土治此民一旦有事而能出
智謀鼓義勇以保全於萬難之中真可謂奇傑士哉先生
與家君同舉於鄉其司訓也又同寅予嘗侍家君於省邸

見其貌狀極古樸寡言笑雍容揖遜恂恂一老書生迥不類折衝氣嗚乎此先生之所以爲先生與

敘次有法贊語亦入古

此公不惟能保竹谿兼保隣邑真利器矣文敘事簡核生動無一長語滯語末復總束一段最着精神

郡署古槐記

代太守田涇菴先生

郡之齋北負郭郭睥睨間戴樓字曰庾晉元規遺跡也樓之南負齋其間隙地尋有古槐焉高五六丈圍約三人抱腴然豁閱而中空其枝葉鋪棗蔭齋與樓之半余公暇嘗盤桓其下見其根蟠結屈曲環其足而衆諸慮積椹宛轉緣而上望之若古佛露筋骨坐蒲團春夏間葉蓂蓂然抱樹迎風有虬龍灑甲之勢仰睇巨枝平者如梁迤者如陂環者如弓如上下弦月撐者戟揚者幟中空者耿耿如一線天其小枝上者喬下者糾句者羽其他茂者苞者翳者樛者椹者梢擢者雜沓輻輳不可以數密如雲圓如蓋常

可以避風雨其科枝極杈則魄磊然魁癯然其仰庇其俯
偃其銳稜其腫癭或如攝攝人又或如鷓鴣踣鷹踞出爪深
目欲攫攫人狀離奇醜怪窮極萬態每婆娑其下斐然不
能去求之志棄缺如都人士相傳爲晉時物信若是吾不
知其於庾樓先後何如也潯城自左晉以來湓口稱重鎮
爲兵燹出入之區至宋曹翰童山竭澤有洗城之謠後徐
壽輝左甯南蹂躪相繼廬舍人民保掃殆盡而茲櫬乃餐
風飲露歸然獨存其地氣厚與其民風醞與且不知向之
守斯土者其培植又何如也余守三載歲稔人和百廢具
舉且愛其古拙與余肖因於旣葺瑱樓之明年伐石綠小

欄以裹其足培其根度枝葉其永無害也已因記之而并
圖於左

生峭似子厚亦似晁以道北山遊記

逐層寫狀出奇無窮其文如考工記如水經注子厚對
之渺乎小矣

上太守方茶山先生書

竊聞上下之勢分易隔文章之氣誼易通蓋文章者性情之事苟以誠通之其致也可以格天地感神明貫金石動蟲魚鳥獸而況於人乎況居其位而樹之風聲者乎登高而呼其勢甚疾而應者亦愈速故文翁治蜀而禮教以興范甯治交而人文蔚起苟稍稍有志於斯道者有不希聲附響翕然景從者乎維閣下白下儲精黃山毓秀以名科第馳聲於郎署之間者十餘年向在京邑固已翹企斗山矣一旦來守茲土不數月而口碑載道嘖嘖稱清慎勤者徧郡邑而且他務未遑汲汲以振起斯文爲首務旣已封

題各邑彙卷而棄取之矣又集諸生扁門親試之凡所取錄及所訓示皆以蘊釀書卷爲兢兢而又以所刻藏藁布之多士以爲矜式某嘗取而讀之矣湛然經籍之光灑乎史漢之氣雖古作者何以過此以此嘆閣下之學何其博也閣下之才何其大也而閣下之作育人才又何其誠也其所感發而興起者豈其微哉潯陽爲古吳楚交會之區山川之勝甲於他郡自漢晉以來名宦先賢及往來寄寓如宋子庠陶士行庾元規陶靖節狄文忠李少室白香山李青蓮周濂溪岳忠武李忠文諸君子忠孝廉節理學文章後先相望雖越千百年之久其風流餘韻猶有存者而

又加賢太守之振興鼓舞以作其氣其在譽髦之士希丐
一盼以爲拜獻先資其爭自濯磨固也而豈但此哉某竊
有願焉某自束髮受書至愚極陋質不及中人然自制藝
而外詩古文詞駢儷諸體性頗近之故自總角受知於金
海住先生厥後歲科試頗皆不以爲不可教而棄之而翁
覃溪趙鹿泉兩先生尤蒙剪拂然自爲諸生潦倒者二十
餘年壬子鄉試始見收於吳白華王乙齋兩先生之門今
困公車者又十餘年豈數之奇與子曰不患莫已知求爲
可知斯言足以發矣憶乙卯以後客都門者六七年於覃
溪先生學詩於鹿泉先生學文於白華先生兼學之而尤

務博聞而強記而又館於今中堂紀大宗伯之家者數年
以時數親其緒論雖至愚極陋不足以窺諸先生萬一然
每有所作皆得以有所就正又況久客都門所交天下士
頗多風朝雨夕促膝連床偶有所得輒抵掌上下激昂干
古至於酒闌燈灺而猶不已焉此數載以來所取益者爲
不少矣及壬戌南旋鄉里之間淺見寡聞誰可與語卽議
論偶及又或格於一日之長而彼此俱不得各暢其懷嗚
乎此道蓋難言矣夫處暗室之中其寡光也若渴決積滯
之水其赴海也必疾困離羣賦索居倘有二三同志之士
雖百舍重趼猶將載酒從之希得一質以開其愚蒙況乎

積之以淵博召之以至誠而又樹之以風聲近在耳目之前者乎則蔽之所感發急欲就正以開其愚蒙者舍閣下其誰與歸抑蔽又聞之昔韓昌黎三上宰相書自居易呈詩於顧著作李太白上書於韓荆州類皆以其所爲上之當事說者以爲干進之私未免唐人陋習若閣下之於蔽非有衡文之任也非有銓選之責也分有尊卑直父兄之於子弟也學有先後直先生之於弟子也挾求質之隱無分外之求可則與之否則拒之亦可也抑又何嫌此又區區之意所斟酌而後敢出此者也數月以來神志迥切本擬執經隅坐卽聆訓誨奈俗冗羈身未能卽如所願茲特

將近日所爲各體若干首恭繕呈上乞垂覽焉伏祈賜以
丹鉛指其紕繆使至愚極陋有所裨益則幸甚幸甚
得柳州諸神髓而去其激昂

先生之學極博而文極醇以得館于紀大宗伯之家也
作此書以干茶山太守其有勃勃欲自見之意乎

酬周駕堂先生劄

竊聞促鱗之游汀瀟放之江海而始見其大短羽之棲鷗
奮遷之喬木而始見其高人之於文也亦然翫之刷羽吹
沓於藝林文沼者頗有年矣然鄙陋之胸局蹟於汀瀟翫
奮何足以語江海喬木之高且大哉昨蒙惠顧尊集誠不
以蔽之愚陋不足與語而傾橐示之接讀以來倣精費神
誠不足仰窺萬一然披吟之下覺平日之管窺蠡測夫漢
魏六朝唐宋及元明以來諸作者之文之詩而不解其奧
者讀先生之集而恍然矣又覺平日之管窺蠡測夫漢魏
六朝及唐宋元明以來諸作者之文之詩而稍得其意者

讀先生之集而益信矣江海耶喬木耶天下之局蹟於汀
滯翳蒼而不能詫爲高且大者真短羽焉耳真促鱗焉耳
顧先生之名是集也曰有是以爲是集也天地間適有之
若不足爲輕重者然愚竊以爲天之下地之上本當有是
然而天之下地之上竟未嘗有是未嘗有是而先生有是
是有天地間之所當有以成天地間之所未有遂若天地
間無所不有而悉有先生之有又若一空天地之所有而
獨有先生之有是集也殆天地間不可不有者乎始天地
間賴以長有者乎輕耶重耶必有能辨之者讀前集畢願
請其餘敬窺全豹焉庶觀海者無望洋之嘆登高者不自

崖而返也則幸甚幸甚

御風騎氣撒手游行

鴛堂先生文如此其佳予惜不得一讀且聞其集尙未
板行其子進士君負雋才亦謝世矣可嘆可嘆

姪孫法賢孝廉狀

法賢字玉芳一字又臣生於乾隆五十二年丁未歲嘉慶甲子補弟子員又四年而登嘉慶丁卯本省賢書又二年而卒於京師其先世自予夏莊遷居場水之卓里世稱卓里劉氏其高祖慎菴公以文學起家舉五丈夫子書聲大振今踳躅官牆者皆公之裔也曾祖某某積學早逝祖古棟以早孤援例入太學亦三十二而卒父種桃田廩膳生辛酉拔貢朝考二等籤發浙江歷署甯波通判現署黃巖縣事賢生而誠樸寡言笑進退舉上咸端莊有度與同偶處無戲言狎色而亦無傲岸氣自幼無兄弟其父母及

祖母皆暱愛之益謹飭無驕態周旋奉侍迎意旨承色笑
若成人然其處諸父昆弟間恂恂執弟子禮不稍失而諶
吉之氣亦復盎然稍長後益誠篤自修飭遇事輒通大義
有老成人所不及者以此內外咸愛之幾無間言蓋其天
資之純粹如此四五歲時其父攜侍案頭授孝經論語日
數百言皆成誦不忘時擇其淺近者日授數四條輒心解
之不數年讀十三經畢凡所嘗講授者皆融通大意時時
與其父相辨難十歲始爲八股業不一載井井有條理漸
且教之以運古亦復雜雜拉拉如設色然雖未能五采相
立然頗任其揮洒無窘境漸且漫漶於有明及國初趙

天家以拓其才而壯其氣又且令其胎息於唐宋諸大家以嚴其規矩以深其義蘊不數四年而銳意摹仿亦往往有酷肖處嘗記甲子夏應學使者試出出其草若甚得意者而閱者俱默無許可予獨以爲必售後果然蓋其筆墨之間靈氣存焉耳時方十八歲越二年丁卯鄉試幾得元以策對小疵乙之列第十二其三藝皆沈浸濃郁卓然有農山石簷風格絕不類世俗少年勦襲雷同拾人唾餘以爲快者其學之成效又如此計八九年間應童子試三諸生試二鄉試一試輒效及戊辰借吏計上公車報罷歸浙若甚鬱鬱不得志者時予住都門送之謂曰少年取科甲

如拾草芥耳勉之毋躁明年杏花將放時我掃榻以待直
數月事耳及其至也下車未入門卽大呼予予聞其至急
逆之喜之甚彼見予亦欣然如歸者嗟乎孰意其竟以是
終也耶其抵京也以己巳二月二日明日卽發寒熱夜盜
汗又常微咳嗽予怪其容色清臞絕不似曩者微問之以
風寒對越十數日不痊乃歷道所由始知正月初三在浙
時已得吐血症予竊憂之當此之時雖抱病猶日夜把卷
不釋手且歸帖數百字予止之不聽強止之乃閉窗戶藪
書若惟恐予知者予聞之乃宛轉陳說利害將其書卷筆
墨一切束之高閣又時時檢風之不使其稍涉于此于是

同郡住舍者十餘人不輕一涉足惟日至予處三四次
坐輒經時無所不談說予見其神氣漸爽亦樂與之散誕
當消磨法以冀其幾於瘳且爲之獎其興趣以振其精神
往往援古証今議論獨闢有予所不及者叩之則隨父在
浙所購書讀之咸默識焉又嘗云讀書人以立品爲先文
藝次之功名又次之此次無論捷與不捷擬歸坐名山讀
書十年然後出耳時予舉嚴分宜之事爲例賢笑而鄙之
予曰是也但取其十年讀書與厥志合耳是其立志非局
蹟於功名小就者之所爲又如此嗟乎今天假之年使得
以其資復深之以學而充其志其所成就豈有量哉而竟

以此終可惜哉可哀哉嘉慶十四年四月初十日卯時卒
於京師南城西珠市口之九江邸舍年二十三歲是年七
月襲韓氏舉丈夫子於杭此殆天之不能予以算而猶將
啟其後與予與賢爲祖孫行而其祖偕諸兄弟從予先君
子學予與之同硯又同庚其父及諸兄弟又嘗學於予而
予之第三子開一又與賢同年入泮故誼最切其抵京而
疾也寒暖飲食醫藥及不幸後衣衾棺槨安厝等事皆予
手自經理嘗記其病中謂予曰吾病至此惟依靠叔公耳
毋乃勞甚乎曰是何言予在此卽爾父也幸寬心自調養
無計此嗟乎一回憶之猶不禁數行下也因撮其厓槪而

爲之狀

逐層寫狀末一段最佳

調浩然之氣也人人有之而不善養君子養之而各異其
時非其時則摧挫於患難險阻而始見其河嶽日星之靈
若際世道休明 盛德揚詡之日士君子本之道義以
立其根竅諸天地以充其量其光明磊落之概常伸於萬
物之表於以涵泳今古醞釀詩書發之爲文章則灑灑乎
其不可禦也形之爲事業則隨所遇而各足也達焉而經
天緯地補蔽 皇猷窮焉而處一鄉一邑整躬飭己砥
厲廉隅爲其所當爲無爲所不爲愧怍不生於己好惡一
聽之人使知愚之士目染耳濡薰陶而化育之而偏邪反
正之形蕩然悉泯者胥是道也先生鐸茲邑數年矣窮耶

達耶人耶天耶讀蒙川集令人穆然思憬然慕東坡先生
之隔百世而相感也良有以夫予聞客言亦恍然若在隔
世是耶非耶真耶夢耶且愧且懼姑爲記之且以自箴無
致爲爾先生所唾棄則幸甚因繫之以詩并爲之圖曰夢
坡而因以自號焉

借客言以消憤悶最得體

海厓先生文錄引

海厓先生姓熊氏名璟崇

原名瑞州新昌人乾隆戊申舉

于鄉嘉慶辛酉大挑一等分發山東未及補缺而歿先生

少負異才受業婦翁李畏亭老師之門所作時文皆力去

陳言獨抒偉論氣滿天地力闢古今藏稿數十篇皆所謂

瞳破其眶子者然劍拔弩張尙未能與道大適蓋其詣于

時文尙不甚深而其全幅精神專注于古文詞也嘉慶乙

亥予館荷舍之棲月寺卽畏亭老師鄉里立齋孝廉爲先

生內弟吾師羅懷谷孝廉爲先生老友而先生之姪紹心

與懷谷師之姪名登至好因從索先生手稿得讀其所選

古文自史漢至唐宋元明 輒分爲五大編細字密注抉微
闡奧真深心于此道者其自作古文惟明史論五十首已
經成帙可以單行餘文惟 與譚若鄰書最佳其他皆賀生
弔死之作稿亦不多疑其姪收之未盡史論以徵實爲證
論綜核斷制波瀾老成庶 酬文雖不過鄉曲姻親而領異
標新尤爲獨絕予皆加墨 一過並錄其最可喜者爲一卷
置之篋內今歷二十餘年矣取而閱之其光熊熊其神奕
奕雜之當世作者之林未 知其孰爲後先也予曩爲題詞
頗憾先生不得登承明著 作之庭及居都會之地發揮無
大題且提唱亦無宗工遂 致姓名不出鄉國之間而文章

且將飽蟲鼠之腹不禁慨然太息既而思之文無窮達亦
視其人自爲耳果其胸襟濶眼界高精神復縝密不漏則
雖未登廊廟而借古事以寓褒貶既有關於天下國家卽
就應酬文字以爲諷勸亦有裨于人心風俗近世侯朝宗
集魏叔子集與汪鈍翁堯峰文鈇並稱三家行世安見韋
布不如縉紳哉況先生屢上公車曾通仕籍河山之高深
已得閱宮闕之壯麗已得覩冠裳之都雅已得列者乎至
于奔走聲氣藉大人齒牙餘論以成名則又非有志者之
所屑矣惟限于資力其文不能板行則雖有韓蘇之才亦
將與草木同腐用是特加甄錄列爲一家世有識真者知

必不以尋言爲阿其所好也

海崖文錄

新昌熊環崇玉輝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與南昌譚荇鄰書

歲辛亥舍表姪蔡青應姚撫軍觀風拔取第一送豫章書院肄業壬子五月日告假回間問某以豫章才數必有偉人傑士而姪聰明特達亦必能鑑賞于牝牡驪黃而外因亟叩其交遊何人據云南昌譚公有學行授徒依清寺青與起居飲食數閱月頗莫逆津津百十言觀縷不厭予耳熟焉而心相傾注也七月初正某計偕北上姪手書一封托某至會城之便遞致女几舟中感管風寒不耐趨走以

書付冀州泰和行而去留都中一載有零兩應禮部試不一遇昨歲秋初方抵里姪又以伊六月間事至省先生大作欲得某序次商確而以尙滯都中貴門生急欲開雕不及久待云云備爲某述某竊謂某與先生地隔二百餘里平日無握手謀面之歡徒以表姪一言遂彼此交相企慕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則豈不以吾姪之人之言之可信乎古所謂神交當不過是今歲假館棠浦龔姓文昌閣距家中四十餘里中元節暇講回家得讀尊稿鴻裁鉅製允稱臺閣宏規大概根柢經術矩矱先民而自有其得心應手之妙先生之文之必傳何疑顧某更有心折者先生論

文首在養氣肯哉言乎此文家不易之標準也夫古未有無真氣而可言文未有文無真氣而可傳者鄉三老挾一兔園冊實無根柢可恃乃攝取經傳中一二門面語強記先輩行文數十篇一題到手則預計某經某句可用某篇文腔詞可裝潢如是用經爲餽旬爲獮祭學先輩爲依樣符錄譬之傀儡登場衣冠言笑非不酷似畢竟不是本來面目則無真氣之故也古文大家亦未有無真氣而能存者國策之氣凌厲峭拔南華之氣汪洋橫恣昌黎氣醇而後肆蘇氏父子氣肆而不醱然皆有其一段不可磨滅之議論嶢然特立于前古後今之間某十三歲時學爲時文

從芳行選中舉仿其聲調以希捷獲此亦傀儡之形似也
年十七八稍知自奮雖任意馳驟亦多橫轆別驅抉壞焚
籬之詬然其獨往獨來之概頗爲諸先達所許苦峻性鈍
劣不能多讀古書則氣腐澁而不能深厚應科舉宜遵有
司之繩尺課生徒必工世好之揣摩則氣拘束而不能磅
礴又以家庭變幻世故應酬紛紜膠轕多方摧折而屈抑
之則氣愈消磨柔軟而不能振十年前自謂半生功力在
是隨意檢閱數十藝付同人謄寫欲以就正文壇老宿一
衡其得失然有心得之語則見之者羣駭且怪幾墜破其
眶子至于規步時趨之作又涉庸腐而不可先自把玩人

己兩有不宜遂遲疑至今孰有如先生之闕中肆外沉實
高華卓然成一家之言者哉吾鄉先達之以著述顯者在
晉則陶彭澤以詩名在宋則歐陽曾王以古文名在明則
陳羅張艾以八股時文名此數君子者皆曠世軼才精靈
長留宇宙千百世未有異議也

興朝定鼎文教昌明百餘年間吾江右人才輩出某謂古
文以甯都魏叔子爲最時文以南城張曉樓爲最詩歌詞
曲以鉛山蔣心餘爲最此非予一人之私言也而叔子之
氣浩博曉樓之氣堅栗心餘之氣清曠皆真氣也先生論
八股于本朝獨推尊曉樓亦與鄙見合故并及之

真氣淋漓而古文起滅轉換擒縱離合之法皆具是能
陶鎔漢唐宋元諸大家而自出機杼者先生古學之深
于此見一斑矣

明太祖取天下之畧

自古一代開邦之君雲龍風虎翹首攀附蓋莫不有才畧
過人之士首定大計決策數言爲他日奏績收功之左券
淮陰侯登壇發策楚漢大勢瞭如指掌諸葛武侯隆中對
三分鼎足之業已定於三顧草廬之中蓋其平日有籠括
四海之志包舉宇宙之心故臨時借箸陳之取諸懷抱而
裕如也獨明太祖起布衣成大業陶安劉基諸人要不過
左右贊勳而太祖之特識遠謀有迥出諸人意見之上者
夫自元政不綱東南半壁僭主竊號者所在而有當是時
天下之大勢不在其主而在羣雄太祖先定金陵爲之本

於是興師四出掃盪羣氛至元至正二十七年盡舉淮南
浙東江西荆楚諸地蓋已有天下之半矣元將擴廓帖木
兒李思齊張思道輩分據潼關秦隴以西猝未易下然是
時天下之要領又不在枝葉而在本根故舍之而去直抵
燕蓟京師既定然後返旆西征張李望絕勢窮不戰而潰
獨擴廓抗力不屈屢擾邊境燭火餘燼知其無能爲也夫
天下之勢如置奕然袖手觀之坐失顛倒錯亂鹵莽以赴
之猶敗唯明者審其先後緩急之用不差一着不亂一子
而全局舉矣太祖之取天下蓋不失先後緩急之序者也
且夫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安天下之志則泯泯夢夢生靈

塗炭而天下仍不治彼志在子女玉帛者無論矣卽有剛
果猛毅之姿銳欲收功立業而祇知爭城掠地以擴邊境
不知深仁厚澤以培元氣終非圖王定霸之規不然如陳
友諒之強張士誠之富足彼非不各挾一上人之志而驕
溢奢淫殘忍慘刻卒之身名俱敗爲世僇焉太祖遣徐達
北征諭之曰中原之民久爲戰爭所苦故命北伐拯民水
火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孫罔恤民隱天厭棄之君實有
罪民則何辜大哉言乎真帝王代暴放民之盛心也夫審
先後緩急以用兵其才之所以定天下也不嗜殺人以上
答天心下慰民望其志之所以安天下也唐宋而降以匹

夫爲天子求所謂神武而不殺者太祖其殆庶幾乎

前半取天下之才後半安天下之志提東關鎖章法完

密

天下之大勢不在其主而在羣雄天下之要領不在枝葉而在本根落落數語已括盡當日審規模定籌策之情勢真大眼孔大手筆也下段則人所共見

太祖封王諸子

自周以封建立國卒受制諸侯其後秦漢迭興或懲其弊而廢封建或仍其制而置封建獨明祖兼用二策而介於封建不封建之間夫周漢晉之封建也利與害參焉者也秦與唐宋之不封建也利與害兩不存焉者也而明之介於封建不封建之間則但有害而不見其利周自幽王以降國勢不振至東遷而晉鄭焉依子帶子朔之亂皆藉諸侯以定其位此封建之利也漢王莽篡而光武起於南陽董卓曹操亂而昭烈起於涿郡晉五胡俶擾懷愍蒙塵而瑯琊王睿江東嗣統之二代者亦由封建之故使支庶散

布天下故光武昭烈元帝皆絕而復纒亦封建之利也及其害也則周有射王中肩之鄭請隧之晉問鼎之楚而天子亦僅守府漢七國構難而兵連不解晉八王樹兵而自相魚肉則封建之貽害也此謂利與害參焉者也秦與唐宋之不封建也等天潢于士庶不私尺土有急莫收价人維藩之益平時亦無尾大不掉之虞此謂利與害兩不存焉者也明太祖監於此封建則勢在列國而共主建空名不封建則藩待本宗而一人成孤立於是大封諸子秦晉燕吳而下凡二十四王蓋以爲愈于秦與唐宋之孤立無助而攷其封建則唯是食租衣稅除所轄護衛親軍外不

能徵調一將黜陟一官又謂更愈於周漢晉之勢歸列國
庸非有利而無害乎乃其後土木變起諸王不聞興一旅
之師慷慨勤王又其弊則燕王以分封北平直據天位而
漢王高助廣通王徽煇安化王寘鐸甯王宸濠先後踵起
弑殺命官震驚遠近朝廷命將勦滅之乃止則利不什一
而害種種矣然則太祖之依倚於封建不封建之間者其
失策較周秦更甚夫明有封建之名無封建之實當日葉
伯巨所云分封太侈者何也蓋太祖寵愛諸子車服儀仗
皆踰帝制故一則曰置親王護衛指揮使司再則曰益秦
晉燕三府護衛蓋就王之一身張大崇侈之耳而權勢固

不屬也萬歷時福王之國賞賜踰巨萬帝盡括積年礦使稅使所收珍奇予之而宮中蓄積一空張居正當國告假回籍所經過省郡藩王邀其入府一飯以爲榮則所謂崇侈其身權勢不屬有其名而無其實者其弊竟至如此嗚呼明季流寇之禍慘及親藩崇正十四年賊陷河南福王遇害而襄王唐王崇王荆王楚王相繼見弑於賊蓋專權不屬兵枋不屬寇至則束手待盡并不能如庶人之得自謀去就以微倖餘生豈非封建不封建之召殃也哉諸王之不祿不謂太祖之詒謀不臧不可也

先將封建之利害參半不封建之利害不存歷歷指陳

然後折入明祖兼用二策之有害無利對照參觀結尾
又卽流寇之禍及親藩歸咎太祖詒謀不善情事曲透
明析

斷制明確筆力嶄然○封建之可行不可行前人論之
詳矣要未有秩然之說惟魏叔子祖顏師古緒論欲開
封建于郡縣之間指畫確鑿可以起行然亦未必全有
利而無害也明祖初建藩封亦欲收維城之效其後監
北平樂安之變力加侵削遂徒擁空名于有司之上而
封建成畫餅矣蓋其初由封建之權太重故有害而無
利而其後封建之權太輕故無利亦無害也先生可作

尙願一進質之

王國用疏雪李善長冤

明太祖之取天下其神武英畧似唐太宗其治天下也潔己愛民似宋太祖至殺戮功臣之慘則與漢高祖同一轍矣高祖所恃惟三傑蕭何轉漕餉張良侍帷幄而出奇制勝獨淮陰侯韓信之力居多陳豨反上自將擊之有告信反者呂后遽收殺信蓋高祖無日不以殺信爲心故呂后蕭何逆其意而遂置之死此高祖之忌刻也若明太祖之忌刻則更甚初起兵時李善長卽與共事至是已四十六年而善長年且七十有七矣以其弟存義與胡惟庸姻親遂詞逆善長且惟庸以洪武十三年謀反伏誅其事已遙

隔十年一旦以丁斌小人無稽之言復興大獄伸善長與吉安侯陸仲亨等數十人皆同時坐惟庸黨死善長佐帝定天下察諸將之才言之帝又爲帝布誠欵使皆得自安帝自將征討皆命善長居守轉運兵餉無乏明之李善長漢之蕭何也何爲高祖所忌亦嘗下廷尉械繫之以王衛尉言而赦而善長之禍加劇焉豈真劉誠意所謂殺進未除而善長諸功臣不幸適當之耶洪武之世大臣功臣謀反者胡惟庸藍玉二人惟庸之反有形而王之反鍛鍊成之也王捶逐御史縱兵毀關其恃功驕恣自有取死之罪而謀反實非其罪嘗觀韓信當楚漢相持未決武涉勸之

反不反崩通贖之反 不反至天下已定乃潛蓄異志而謀
不軌此雖愚者斷斷不爲其謂與陳豨密謀者既挈其手
辟左右與之步趨於廷矣則又誰從屬垣聽之乎司馬遷
本朝臣子明知其誣因而紀載不敢顯然牴牾姑以傳疑
之事爲莫須有之獄後之論信者有怨詞焉善乎王國用
之告太祖曰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勲臣第
一使善長佐胡惟庸不過勲臣第一而已豈復有加於今
日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齏粉善長胡乃以
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又云臣亦知善長已死言之何益願
陛下作戒將來耳此書上於二十三年至二十七年顯國

公傅友德賜死闕一年宋國公馮勝又賜死勝之死以細
故失帝意而友德則因請懷遠田千畝夫蕭何用召平諸
人之計多賣田地賤貰貧以自汙謂可釋上之疑忌而高
祖果大悅友德一請田而竟賜死高祖之忌惟恐其臣之
不自污太祖之忌又恐其臣之稍濫分功臣於此不幾進
退俱無措耶武夫不學所以處功名盛滿之地者多不自
檢飭如徐中山之不矜不伐卽求之古名將中殆不數人
在人主保全善處之耳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俾石守信等
咸感生死骨肉之魚真得馭將之體唐尉遲敬德冒觸皇
叔道宗太宗不悅而敬德仍保富貴以終向若漢祖明祖

處此則尉遲氏族矣方惟庸之獄宋承旨濂亦以其孫值坐黨惟庸并濂械至京帝怒欲誅之馬皇后力諫而免使后尚在則善長等必多蒙解脫賢哉馬后其遠勝呂后也豈尋丈而已哉

善長之功似蕭何寃殺似韓信高祖太祖屠戮功臣之慘用各不同而出於忌刻則無不同耳太祖是主高祖是賓善長是主蕭何韓信是賓篇中往復翔翔全于賓主鬪亂處見其縱橫馳騁之妙活虎生龍幾于無可捉摸文之天矯似之

援引議論都在人人意中妙在章法斷續合離處處不

則非老于文律者不能

錢周二后兩宮尊就陵廟議

憲宗周貴妃所生其嫡母錢皇后也既卽位議上兩宮尊號中官夏時欲獨尊周貴妃爲太后且傳貴妃旨謂子爲皇帝母當爲皇太后豈有無子而稱皇太后者及錢太后崩周太后不欲慈懿合葬裕陵憲宗阿母后意主之殂于羣臣議錢后葬如禮宏治十七年周太后崩孝宗不肯壞禮引祖制一帝一后爲例英廟猶以錢太后配而別立廟享周太后憲宗愛母而不知有父孝宗愛父而必兼法祖二君用心之公私可慨見矣而其間議禮之臣有斷以禮而不少依違者有酌乎禮而曲爲調停者有明知其非禮

而姑隱忍以俟者正不可一律論夫錢后之母儀天下十有餘年矣天下臣民皆戴之爲母憲宗獨不以爲母乎當夏時倡爲邪議欲獨尊周太后閣臣李賢彭時持不可時曰錢皇后無子何所規利而爲之爭不忍默者欲全主上聖德耳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並尊爲宜賢亦極言之議遂定昔宋李宸妃薨章獻劉后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呂夷簡力諫后不憚夷簡謂內侍羅崇勳曰宸妃誕育聖躬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卒斂葬如制夫厚其所生而儀文盡致與崇其所尊而名分以昭皆天理人情所莫越所謂斷以禮而不少依違者也方英宗之葬裕陵也文

達請營三壙申旨不可及錢太后崩帝召大臣議彭時曰
合葬裕陵主祔廟定禮也帝曰慮他日妨母后耳時與商
輅合詞言曰皇上大孝當以先帝之心爲心今若安厝於
左而虛右以待將來則兩全其美矣夫彭商之左右厝卽
文達三壙之請也羣臣之必欲錢后合葬裕陵猶憲宗之
必欲周后合葬兩全之道固未有逾此者然而營壙可以
三壙享廟必不容有二配可以三壙者通乎禮之變所以
安君上于母子之間禮之所得爲者也不可有二配者大
乖乎禮之常特不敢以臣子祧母后之貴禮之所不得爲
者也以所得爲者調停以求一心之安以所不得爲者隱

忍以待繼起之主君子亦諒其不得已之苦衷焉爾當孝宗間祔廟禮於劉健健對以左右祔祀當時有定議爲庶宋後故事蓋文靖亦明知其非而不敢直斥其紕繆非孝宗斷然以師古爲期則廟祔之禮終不得而正矣嗚呼煌煌大典國體攸關倅直剛激之價事其弊與阿比同譏唯當局者不疾不徐斟酌夫經權常變之宜而終不失萬世不易之恆軌此文達文憲文毅諸君子苦心詞護之功之不可誣也他日孝宗亦曰先朝大臣忠厚爲國如此遵禮制而感主知功在當時休稱來葉豈不榮哉

錢后尊號陵廟之不可降雖以憲宗之昏庸而李彭商

三君子能力爭之所以竭臣子之忠周后廟祔之不容
僭雖以孝宗之賢明而劉文靖不敢明言斥所以明臣
子之體直斷調停隱忍三層寫出當日苦心調護之功
憲宗愛母而不知有父孝宗愛父而必兼法祖是二君
定論斟酌經權常變之宜是李彭商三君子定論有提
有束有剪裁有斷制頭緒多而段落自清楚章法整而
局陣仍錯綜悉心營構之文

二后並祔彭商諸君子之隱忍而爲此議亦付之不得
已而已豈料繼起之主之能救正之哉錢后尊號之稱
功固在乎閣臣一后獨祔之制美當歸于孝宗觀劉文

靖之不敢正對未嘗不嘆引君當道者之難其人也然
當時不隱忍以俟則并調停一節而亦不能行文苦心
推闡可謂善發古人之覆

李東陽

景星慶雲天之治也日虧月蝕天之變也時和年豐天之瑞也旱乾水溢天之災也鍾靈毓秀而生君子天之正命也屈妖胎孽而生小人天之戾氣也夫使有君子而無小人是天有景星慶雲而無日虧月蝕有時和年豐而無旱乾水溢勢將有泰而無否有復而無剝所謂天運者安在然而君子小人之錯處君子能容小人小人必不能容君子君子待小人不惡而嚴而小人之於君子也必操之太嚴如是則天又祇有日虧月蝕而必無景星慶雲有旱乾水溢而必無時和年豐勢將有否而無泰有剝而無復所

謂天道者又安在惟於君子小人否泰剝復之交而又生
一人以婉轉周旋其間使君子不盡絕小人不大橫而後
天之作用彰而天仁愛斯人之心亦見李東陽在孝宗時
與劉健謝遷同稱賢相武宗卽位劉謝以請誅劉瑾不聽
去而東陽獨留劉謝去王鏊入閣鏊初開誠感悟瑾間聽
納而焦芳專事嬖孽瑾橫愈甚鏊以不能救乞休去而東
陽仍留夫其去奸旣不若劉謝之激切而見幾之速又不
若王鏊委蛇朝堂何爲乎逃至楊一清以不附瑾構陷下
錦衣獄東陽力救乃得釋有遺匿名書數瑾罪者瑾執朝
士三百人下獄東陽力救衆得宥劉大夏請按治中官之

貪殘者大忤瑾被誣陷下詔獄論死東陽又爲之婉解乃
坐成正德六年逆瑾伏誅而東陽亦以老疾去矣然見瑾
之不致大肆毒于諸君子者莫非東陽救護之力而天之
使東陽以老疾去於瑾誅之後者正爲楊文襄劉忠宣暨
朝士三百人地也天之生劉文靖謝文正韓忠定諸君子
而又生劉瑾焦芳諸小人者否泰剝復更迭運轉所以成
其爲天之大天之生逆瑾而又生東陽以爲楊劉朝士三
百人地者則否終歸于泰剝終歸于復又適所以見天之
仁也東陽秉性詳慎有文翰使過太平盛世歌咏功德自
是一朝之選擊奸除惡非其所能盡剛正之概固不及劉

謝二公耳然正德時居政府六年內不附諸閹之勢利外不染焦芳劉宇輩貪墨之汙濁以寬大和平之氣調劑於君子小人之間則救君子之人亦君子也其肩隨劉謝而稱賢也豈虛也哉

東陽人物稍遜劉謝二公而其救護諸賢之功正不可沒就中看出天運天道兩層蓋主劉謝而又生逆瑾諸奸是天運之不可測而逆瑾將成揚劉請君子節又生一東陽以維持其間又實見天道之有可憑篇中天運天道兩意相搓挪而歸重天道一邊筆力高規模大讀于規啼罷鷓鴣啼之詩知當時固多叢議卽後人爲

之中雪尙不如肆口排擊者之紛紛也不知東陽以托
孤寄命之身當主少國疑之日使不稍稍委蛇以爲之
救正則正人將盡喪國脉幾垂絕矣予嘗有古詩一章
援天啟間魏闖之禍以爲之比較區區自以爲得讀先
生此文眼界又爲之一闊矣。文筆奇恣在卷中爲另
一格

葉向高

向高在位而首善書院之譴責竟解向高去位而東林黨人之得禍遂亟夫羣賢者國家之所倚賴而相臣又衆賢之所倚賴也方鄒忠介元標建首善書院于京師與東林顧憲成高攀龍等互相遙應黃尊素以都門非講學地規之朱童蒙果劾元標植黨沽名請毀書院中旨謂宋室之亡由於講學將加嚴譴賴向高力諫而止當是時向高爲首輔趙南星爲吏部尙書京察旣行黜元詩教趙興邦等天下快之魏忠賢者闖人爲熹宗母王才人典膳與乳媪客氏私帝嗣位忠賢客氏並有寵忠賢數使使通款于南

星南星峻拒不納時東林黨盛韓爌鄭三俊李邦華高攀龍並通顯而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等激揚諷議忠賢頗憚之于外事不敢大肆則又不得謂講學之無補于國也天啟四年楊忠烈抗疏發忠賢罪狀繼之者李應昇等先後七十餘人向高請勒忠賢閑住以塞謗不聽最後郎中萬燦劾忠賢種種不法忠賢矯首杖殺之向高遂去清流益無所依倚矣于是罷趙南星罷高攀龍削楊漣左光斗籍削南星籍又逮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等下獄殺之又逮高攀龍周順昌周起元繆昌期李應昇周建黃尊素等攀龍自沉于池順昌等下獄皆

絞之楊左之獄坐以納熊廷弼賄高季之獄又坐以受周起元贓于是羣小之傾陷正人以媚奸璫者崔呈秀調東林爲邪黨楊維垣首翻三案張訥請毀東林關中江右徽州一切書院盧承欽請榜東林黨人姓名于天下楊所修請刊三朝要典而清流之禍遂萬萬不可解則皆向高去位之後之見殃也嗚呼明自神宗之朝政府每爲言官所齟齬至崔魏之禍則又以小人而與君子爲敵仇黨議始于東林顧端文已觸當時之忌講學行于京國鄒忠介遂爲衆忌所歸魏闕惡東林卽非東林而凡克自修飾者皆以東林目之蓋自梃擊紅丸移宮三案及遼左封疆天啟

三年京察諸大獄羣奸之所含怒而積怨者至此一網盡之而以東林收其局其事奇其禍慘矣天不祚明生魏闖以戕善類又生諸奸之蠅飛蟻附者助逆闖以戕善類之至盡蓋國家元氣斷喪無遺矣向高卽不去能奈之何哉君子以是知明之將亡也

以東林爲眼目以魏闖爲對照以三案封疆京察爲點染以向高爲關鍵提綱挈領局陣謹嚴

葉文清爲明末第一有關係人其調劑羣靖輯和同異尤當時切實大經濟向高退內閣虛無人而邪黨益得志矣文前路敘次最清後段濡染淋漓令人感憤欲絕

祭竹山縣殉難劉公文代

嗚呼！機槍橫掃，戮兪恣噬，迨迨三楚，白晝陰晦。太平日久，孽出其間，當陽禍始，延及竹山。維此竹山，層巒疊翠，亘數百里，森宄潛避，守無堅城，賊無利器，將無腹心，民無固志，縮符握印，孰履茲土，烈烈我翁，一曠萬古，嗚呼！哀哉！翁之泣此未滿，三月承乏，巖區經營，竭蹶逆匪，騷擾在在，萌芽伏莽，升陵莫之誰何，授命前文翁，坐堂皇左右，磨去獨犯，鋒鏃翁氣如虹，翁心如鐵，謂伏國威，渠魁必滅，何物么磨，敢肆蹂躪，臨戎慷慨，大呼斫陣，短衣發礮，意氣激揚，眾寡不敵，賊勢斯張，身受

君恩涓埃未報厲鬼殺賊誓殄凶暴

聖朝賚賞首重褒忠應及苗裔晉爵加封大義凜然日星
河嶽追溯平生無負所學翁幼岐嶷姿稟迥異巍科上第
取之若倚胸襟曠達白日青天高明伉爽睚眦無嫌生涯
寥落瞻量自豪千金重利視等毫毛酒酣耳熱畧露英姿
脫有不測捐軀奚辭嗚呼我翁風高鹽領不染貪泉不慚
辱井讀書名士盡節萊臣鄉邦重望一代完人某某托庇
坦列東牀半子情摯素嫻義方頃傳惡耗五內崩裂旅櫬
歸來悽愴彌切一后跪獻氣鬱心酸風生百感愁集萬端
嗚呼今古茫茫不堪瞬息輕生固賤貪生尤惑維忠與孝

頡頏佛仙翁死之日猶生之年

前路逆提死節徑入中間補敘行述順逆詳畧一一古法而筆力勁健清剛足以自暢其說

此題甚是好寫而先生更着意出之故字字無懦首段守無堅城云云預爲出脫中間追溯生平無負所學一筆喝起下文

祭蔡姑丈太學文

嗚呼翁娶於先大父芮城公於侄等蓋父行也唯我芮城公風高林下杖履優游閱八十有五年而後乃以壽終先大母漆太孺人歷年之數如之嗚呼千尋之木庇蔭常多萬頃之波潛漑無旣蓋本大者末茂源遠則流長也而吾諸父屬皆不幸強壯卽世所勵有存者唯兩姑耳翁次姑夫壻也年七十有八矣體瘦而健耐寒暑生平不解藥餌爲何物或以爲芮城公考妣之庇蔭而灌溉者然也嗚呼翁今去世矣蔡姓之無祿抑熊氏所隱憂而悼嘆者也嗚呼哀哉且翁之有德於我能氏多矣芮城公寬和服物而

家法素嚴於子弟未嘗假以辭色翁居間焉彌其隙而聯其歡一庭輯睦愉愉如也芮城公捧檄山西翁走數千里赴任所左右之一切開收出納之法創立條規法主每項各爲首尾不相侵欺諸走胥猾吏皆咋舌無敢有所蒙蔽以售其奸翁之精明幹練多此類翁故富家子性儉樸大初之衣經屢浣不易唯惠人則雅無慳吝容於姪等尤用情周摯蓋自芮城公之歿距今二十餘年矣中更事故雜拏糾紛大而喪葬祭祀瑣屑如嫁娶往來經營至田廬物產人則男女長幼及臧獲女使之治咸取必于翁之一言爲裁決蓋有翁之才而人樂就之有翁之嚴正而人愈竦

然而敬聽之也嗚呼今固無復有是人矣翁歿于前正月之望後三日先一日移步中庭猶指點家人爲盤飡飲食具諸孫有候興居者概却之固以爲未必遽逝也及其逝也咯血數升亟呼我姑視之且握嗣君手而灑淚一痛無他言逝矣正終之善固未有如此者嗚呼翁在而不能盡祝嘏祝噫之儀翁去何敢後陳一蔬一黍之奉獨悲某某等笑笑無父感恃翁以爲父遠行無狀違翁教言而使先人孝友雍穆之風禮樂詩書之澤浸夷衰替不絕如樓言之不禁懷慚而抱痛則翁今日以後死之身見吾祖若父追往道故至於不肖兄弟鹿鹿無奇無可爲九原慰藉之

資知翁亦有相對素然者是使姪等慚愈甚而痛愈深也
尚恃此饊盤麥飯跪獻諸靈几冀翁不鄙夷而歆嘗之庶
幾少釋予慚少紓予痛而因是以復於我祖我父調不肖
等悔過更新且自此始也亦翁生平調和熊氏之素心也
然則翁雖欲吐之又何忍遽吐之也哉

氣舒神潔不懈而及于古

通體以蔡姓無祿抑亦熊氏所隱憂而悼嘆句作主此
直古文卽出昌黎先生不過如是

祭蔡封翁文

嗚呼儒者雅言一命之士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蓋惻
隱切于中則環而待命者莫不延頸舉踵以俟未嘗以窮
達分疎戚也自涼德漸興規撫不越身家以內推而至於
同宗同祖之休戚則行路而已矣又遠而暨乎一鄉一邑
之肥瘠則秦越而已矣若是者於世復何所賴雖活百年
猶且暮耳嗚呼樹德如翁則享壽考長子孫自無忝於
王朝綸綍褒封之美抑唯有翁之仁德卽壽考之春秋有
盡而子孫之福蔭無窮其昌熾當不可意量也嗚呼哀哉
翁父敬齋公以明經籍隸廣文殫心儒術不甚工謀生計

洎公歿而堂上孀閨駮腫任勞子孫遶慈膝者幾于指不
勝屈而家益豐裕滋饒始翁擗擋措注之力居多翁性沉
默持家尙整 孚弟有踰越者馭之如嚴師傅之操切處
戚友族屬則寬和有體前後邑宰不阿不逆高其行以賓
興之禮禮之邑有大興作大期會翁不少遜避年既高於
家庭骨肉死生世故之感屢經其變元配胡孺人先逝次
嗣尋殞於官厥弟三人其仲季皆相繼卽世翁泫然者久
之顧精神健甚飲啖不異常人所居距城市可二里許日
夕往返無間可記出入翻縷分明八十老翁猶能於燈下
作小楷觀者謂少年精覈不是過也嗚呼翁今去矣獨其

遺愛之在人可得而言其畧焉吾邑田產於禹貢九等在中下錯之間然一遇荒歉則穀價騰踴罄罄者遂至無米可市抑又何也中人之產稍有贏餘無不先時徧賣至夏末新舊不接之交則雖富者概無積貯而市儉析秋毫之子反得挾其厚藏以操貧民之緩急此其所以困也翁悉心借箸於族祠則倡輸穀以裕其儲於合城則議設局以濟其困而又於家減價用售以資四鄰之艱於遠涉者嗚呼博濟之事非有大力者不能然亦何可繼也翁不居慷慨樂施之名而第於世情周旋中爲之稍稍蘇息而沾慨固已靡涯矣所謂存心愛物必有所濟者此也子若孫

詩書醞釀補綴標榮其福蔭甯有量哉某等於翁皆孫行卑屬不敢啣私恩以貢諂諛爰卽翁之垂意梓里者敬誅之以進一觴焉

凡論一人于全體中特抽一節暢發之要在審其輕重于世道人心大有所關係此太史公紀傳法則也此文中間畧敘家世行述而于救荒一事鄭重出之前伏後應抖擻精神

後幅是絕高識見絕大議論不意于等閒祭文中發出之。翁不居慷慨樂輸之名而第于世情周旋中稍稍蘇息而沾慨固已靡涯矣此言尤發人猛省